

標商冊註



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二月四版



有者不准翻印

中國文學精華
孟子精華 (全一册)

◎ 實價國幣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孟子精華

目次

梁惠王篇	一
公孫丑篇	三〇
滕文公篇	四九
離婁篇	六〇

萬章篇	七八
告子篇	一〇七
盡心篇	一三〇

孟子精華

梁惠王篇

一句截住，句法婉切。

帶掃帶豎。

何以利吾國以下，是翻空法。

二句證仁義字，所謂不講之講。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王何必曰利，開手便掃。掃一題，豎一題，譬如拔趙幟，立漢赤幟。然既掃卻利字，則利字已成死灰，下文卻將利字滾滾說去，勢如翻江擾

海。既將仁義字豎起一題，則應將仁義字重發，乃只用兩句送過，且又是反筆側筆，凡自無之有之謂變，自有之無之謂化。看此篇，初於利字觀其化，於仁義字觀其變，次於利字觀其變，於仁義字觀其化，總之有有無無，變變化化。

一王曰，變出大夫曰，士庶人曰，一吾國，變出吾家，吾身；又變出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一利字，變出危字，弑字，奪字，遺親字，後君字，千軍萬馬，勢不可當。

文章要剛柔相濟。孟子見梁惠王一句截住，敘事簡老，更無踰此，此剛筆也。不遠句婉切於人，此柔筆也。王何必二句，斬釘截鐵，又剛筆也。王曰三句，淳湧而來，亦剛筆也。上下交征句，頓挫略住，此柔筆也。萬乘六句，波濤怒發，此剛筆也。萬取千焉三句，冷冷感慨，又柔筆也。苟爲二句，陡然截住，又剛筆也。兩未有，斜飛而入，翩遷似燕，又

柔筆也。結句剛。

文字發端，最喜喝得破，接得緊。王何必曰利，一喝便破。王曰句，下緊接大夫曰士庶人曰，勢甚激烈。上下交征句，用總法，略作一頓。萬乘之國六句，波外生波，如天馬飛空而來。萬取千焉三句，急流中作一逆筆，法最險絕。苟爲句，繳得剛健，急接未有仁云云，本是正說，卻用反勢，一兜便住。王亦曰云云，用前語繳。上句卻倒在下，一倒，勢更緊峭。得之徐揚貢論枕中書。

文之至者，大都講一半，留一半，且所重處，偏不說破，此篇所重在仁義，如何爲仁義，不曾說出。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

小序住。

兩句皆住，一正一反，下分兩段。

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開口二句，突兀驚人。爲二句太奇，不可無證佐，下就引詩書二段以證之：一從君落到民上去，是用順勢；一從民挽到君上來，是用倒勢。一倒一順，自相擊應。

湯誓語，與臺沼絕遠，毫無關連處，卻一筆就繳到箇中，更矯更警，豈非絕大辨才。若必尋一典故，仍與臺沼鳥獸相干，反失文章虛實之妙。

工也。說詩處，口角津津，滿天喜氣；說書處，聲色凜凜，滿天怒氣，真化

二段中，觀其章法伸縮。

所重在與民偕樂，如何爲與民偕樂，不曾說出。

一篇優游涵泳處，全在說詩一段，其餘俱險峻。

首章抹倒他一箇利字，說到國危君弑，機鋒惡毒極矣，卻得仁義一味補藥，殺中有生。二章扶起他一箇樂字，說到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奉承極矣，卻得民欲與之偕亡一味毒藥，生中有殺。

領起。

機鋒利害。

不違農時云云。
陡提。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五畝之宅云云，
又翻一段，波瀾
進一步。

狗彘云，陡折。

收法點水不漏。

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文寬中著緊，合前後中間共五段，各段各一關鍵，通篇總一關鍵，氣勢馳騁，紀律謹嚴，馬班之所畏也。

不違二段，本一套事，分作兩層講，中用一腰鎖法間之，在他人定以教養分段，不免排板矣。人用間，我用架，如月吐樓閣，籠以輕雲，

直自清絕。

沼上章，本兩對文字，對而不對，方中有員。盡心章，本不是兩對文字，不對似對，員中有方。

中二段，幾箇不可字，也字，幾箇可以字，矣字，自相擊應。

玉無罪歲四字，包括不違兩大段，渾然無迹。

掃一盡心，憑空豎出一箇盡心來，便有議論，有局面；然其遊戲神通，正在首尾談兵處。

中間分二段，卻二段都是說養一邊，教只於中附見一二語，非古文無此體制。不違節，本不曾說完，於中忽作一束，使人喫驚，非古文無此氣脈。正說得和風朗日，忽著狗彘食人食一折，天愁地慘，雷電交加，真奇觀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

倒問兩番。

獸相食，句是抵
接法，率獸食

人，句是隔接
法。

仲尼云，奇峯
飛來。

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
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語意痛快，而篇體離奇，爲其轉換捷而波瀾遠也。

起手虛撩二層，已令人傾倒；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輕輕詰問，如冷水澆背。

須著眼離合句。不與王相黏者，離句也；與王相黏者，合句也。梃
與刃，離句；刃與政，合句。率獸食人，合句；獸相食，離句。爲民父母，合句
作俑，離句。使民飢而死，合句。

昔人謂以獸相食，跌出爲民父母來，以作俑跌出使民飢而死

一篇機軸，全在
出語人曰四字，
倩女離魂，通身
脫出，而毫髮不
遺。

文章之妙，無過
絕而復生，今夫
天下之人，牧一
轉，從憲盡言止
處，跌起大可玩

來，何等機鋒。卻不知開口殺人二字，早已太阿出匣矣。率獸食人，比殺人進一步；父母率獸而食人，又比率獸而食人進一步。

此篇文字，機鋒惡毒極矣。其最妙卻在入手虛撩二層：煙波千頃，使人墮其彀中，不覺不知；後來便劈面劈腦，下樺下棒，無不倒頭折股。好樂章，可得聞歟一段，同此機軸，皆一篇中煙波迷人處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兩人問答，寄在出語人上發出，脫胎換骨其格甚靈。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嗜殺人，本前面說過語，再一提出，卻如突起一峯，妙於跌宕者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

無道桓、文，是奪筆。
無以則王，是予筆。

曰：可是予筆。

倒問。

是心足以王，是予筆。

臣固知云云，是予筆。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音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

王無異於，是奪
筆。牛羊何擇，是奪
筆。

無傷也，予筆。

蘇云：此章大抵
欲其推愛牛之
心，然不能推者，
必有以害之也。
以下故反覆開
合，以攻擊之。

不爲也，奪筆，非
不能也，予筆。

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

非挾太山云云，予筆。

功不至百姓，奪筆。王請度之，淡放一句。然後快於心，奪筆。

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法也。皆足以供，奪筆。

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

緣木求魚，奪筆。始有甚焉，奪筆。至此上下之間，呼吸變化，奔騰控馭，若捕龍蛇，眞文之至也。

何以異於，是奪筆。蓋亦反其是予。欲言制民之產，先提出發政施仁四字，將一時朝野，空空摹寫一番，不徑說入，孰能禦之，是予筆。

知己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欲言人君制民之產，先將士民空影一番，不徑說入。

欲言制民之產之法，先將古今制民之產，兩路空翻，不與抉破。纔跳出制民恆產之法，以爲保民者落處，如黃河之水百折而來，碣石一山當住海口。反掉結。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文渾渾灑灑，如大海揚波，茫無津涯。今分三大段讀之：自起至遠庖廚也，是首一段；王說曰至蓋亦反其本矣，是中一段；今王發政施仁以下，是末一段。首段挑動其仁心，中段攻其欲心，末段教以仁政，

總因他是心上不免夾帶，所以全用兩路攻打。而行仁著落處，卻留住，不徑與他說明，譬如鋼疾遇大醫生，初只輕輕投以生脈散，次務除其病根，然後施以補劑，此其救拔之大機用也。三層段落，繇此分疎，段落既清，觀其行文之轉折，抑揚予奪，轉折處，於王語中尋之，抑揚予奪處，於孟語中尋之；初看其段落，再看其轉折，再看其予奪，則此文之雲詭波譎，千態萬狀畢出矣。

開口直直截截，許他可以保民，許他足王。看到後來，卻是王之不王，功不至百姓，一班話頭，居其大半，筆墨作怪，一至於此，豈非活活死死，死死活活手段。

人知此篇極縱橫，不知其含蓄，言保民不言保民下手處，言老老幼幼，不言老老幼幼下手處；言推恩，不言推恩下手處；言發政施仁，不言發政施仁下手處；言制民之產，不言制民之產之法；到盡頭

方與抉破，通篇文勢，如花之欲開不開，可謂含蓄之極。惟其極含蓄，所以能從空中卷舒翻騰，成此一篇極縱橫文字。

每於急流中脫卸一步，不知何處來，不知何處去，此閃脈也。何筆爲然？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權然後知輕重，鄒人與楚人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以上等筆皆是。

是心足以王矣，只提一句，下文淨去王字，單拈是心字空翻，直至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字方纔躍出，是文章斷續處。

保民二字爲骨，心字欲字爲眼，千奇百怪，從心字欲字簸出，而針鋒所向，卻只在保民上，不會走動絲毫。他文出奇，定不能通篇一意到底，若通篇一意到底，又不能出奇無窮如此。

文章之妙，無過於用逆筆，不逆則不險，不險則不奇，讀此篇須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

蘇云：倒問兩語，卻起波瀾。

因齊王亦好田獵，是帶說。蘇云：分明疎朗。與卜節疾首蹙額兩兩相形。

於用逆筆處，子細著眼。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立論奇，布格奇，寫景奇，結勢奇，何言之？王好樂，原不從國起見，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立論之一奇也。樂本有古今，曰今樂猶古樂，立論之二奇也。一樂字，分出獨樂人樂少樂衆樂四項，立論之三奇也。好鼓樂是本題，添出田獵陪說，布格之一奇也。撰出兩箇今王鼓樂於此，兩箇今王田獵於此，平列四段，布格之二奇也。四段分明是正講，卻都是無端結撰，勢如天馬行空，布格之三奇也。到末句方歸正位，然只是從上文順勢帶下，了不沾實，布格之四奇也。憑空畫出四箇聞聲見色，寫景之一奇也。畫出兩箇蹙頞相告，兩箇喜色

相告，歷歷如親聽來，寫景之二奇也。說著愁處，便覺滿天淒風苦雨，說著喜處，便覺滿天霽日和風，轉移造化，只在呼吸，寫景之三奇也。不安根蒂，不說緣因，突以苦樂光景，虛寫於前，再以同樂不同樂之故，倒找於後，則其結勢之奇，尤稱獨步。

不從正位中起，卻從暴發端，亦一奇格。

兩段落落落起，照說去，絕不著今樂古樂，下一註腳，得大解脫。虎歸穴，尾先入，龍出雲，首倒掛，今王鼓樂，二大扇中，無端從百姓說起，寫得淋漓痛快，然後以同樂不同樂跌出一句，此正虎尾先入，龍首倒掛之勢。

自首至尾，布出如許論頭，都是空中樓閣。齊國庶幾一案，到末纔著一句打破，手法老辣。

兩扇中不自家下一實筆，只假設百姓云云，借喉出氣，水月鏡

花，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頗摹倣其格調。

七十里之囿，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不與民同，雖小亦大。

阱字落得極新極險，爲阱國中其視文王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著語不多，鋒芒射人，雖雄文大篇，無以復加。然一篇奇情，盡從民猶以爲小也一句生出。

加臣始至於境十四字，大饒景色。

民猶以爲小，此險筆也。險必救之以夷，夷險相生，一切奇文，皆從此出。觀沼上及此篇可見。

入國問禁，此閒筆也。凡議論文字，插閒情冷境，可免塵囂。

說文囿，寫景如在目前，引而近之之勢也。說王囿，只作依稀耳聞，推而遠之之勢也。

接箇囿字上手，換箇阱字還他，機鋒惡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

雙關滾法。

先議論，後引證。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

又先議論，後引證。

撫劍一段，摹寫簡潔。

蘇云又振起。

先引證，後議論。

蘇云又振起。

先引證，後議論。

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蘇云：就轉一句結。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似開似合，似連似脫，有意無意之間，自成絕妙篇法。

看他仁智勇如何安排，保天下安天下，如何安排，湯、文、太王、文、武王，如何安排，引詩引書，如何安排，便知天地閒有此一種化工文字。

齊，大國也。齊王口中雖說交鄰，胸中橫著一箇大字在。孟子不論大小，都教他一箇事法，正是極力陶鎔，追出一箇彼惡敢當病根來。然後以一怒安天下正論足之，不但作用甚奇，看他前半用箇事字，後半用箇怒字，極文章抑揚起伏之勢。

胸中有一怒安天下一案，然後引詩引書，然引詩處有怒字，引

一句殺住，卻又寬放二句，真猶縱手。

蘇云：入引證。

蘇云：結上貫下。

今也不無一句轉韻語助色。

借解釋爲詠歎，大有波瀾。

書處無怒字，正文章虛實之妙，不必銖銖兩兩計較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晡晡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

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起只虛虛寫箇憂樂光景，而急借景晏一大段以實之。寓主於客，又竟以客收局，了不打轉，真脫胎奪舍手段。

入頭數行，何其清空，忽轉一局，又何博雅。

引證語又蒼又秀，亦詩亦史，反覆百讀不厭；而結句尤爲閒閒冷冷，韻流天外。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音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

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

句法婉切。

王欲行王政，是

一篇之骨。

窮民一段，本與

上文平分六段，

卻散開多說幾

句，有伸縮有波

瀾。

應行王政行字。

兩筒於王何有，
隱隱回顧章首，
勿毀明堂。

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粃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格法與交鄰似，但交鄰後半，只有寡人好勇一轉，此篇卻有好貨好色兩轉，物有雙則境濃，故好勇本一項，則分文武二段。好貨好色既有二項，則各著一段單行，單中取雙，雙中取單，總不失爲雙也。然畢

竟此篇多一轉，更覺勢如游龍。

後半勝交鄰，然前半交鄰勝。

文王、公劉、太王，平分三段，而作一中紐體連之，斜斜整整，自成妙局。

前一段說王政是實說煞說，後二段不說王政，未嘗不是王政，是空說活說；有前一段，則後二段不落空，有後二段，併前一段都活動。

三段三引詩，亦有照應；不打轉明堂，亦見高手。

文章妙境，須於人思路不通，措手不得處，發一想，轉一筆，自然驚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如此篇，論行王政到好貨好色處，在他人定是攔截他好色好貨，方說得去。若就好貨好色上起論，如何措手，卻只搭上云好貨可王，好色可王，豈不奇想天開。

前一段極正，後二段極奇。

好貨段說詩，只就詩說詩，是詩中所有；好色段說詩，從詩外添出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段公案，是詩中所無，正文章虛實之妙。

後二段已包在文王治岐一段裏面，文王不是好貨好色，緣何體貼得如許周到，後二段不過足上意耳；但以文勢一變，便自波瀾橫溢，使人眼花。

王之臣云云，是合筆。
棄之是吐筆。
士師不能云云，是合筆。
已之是吐筆。
末一句是合筆。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一含一吐，一吐一含，半開蓮花，洩露更妍。

清空淡遠，文品似檀弓。

感慨低徊。

蘇云：一波頓挫。

蘇云：一句結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讖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疊嶂層巒，蒼鬱茂密，無端說到可殺，使人驚詫不已。文章不能境外生境，不能窮奇極變。

生氣奕奕，殺氣凜凜，奇情幻筆。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

兩必使字何等
鄭重兩姑舍字

何等輕忽其提
辭齊王處，全在
則何如則何以
六字。
一喻文若不屬
而意自相足。

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爲巨室喻治國家，工師喻賢人，大木喻賢人所學，得大木下發明賢人所學是姑舍不得的，其意已明。獨遺下爲巨室三字，未得了局，變出治玉一喻，以足其意，雖有兩截，實是一串。但移步換形，使人目眩，夏雲變幻，彷彿似之。

前段緩語收，輕輕呼起下文，後段急語收，疾忙繳轉上文，兩掌相拍，空谷答響。

一篇詰問體。

公孫丑篇

或問句，引證拓開。

突入子路不知何處來，有跌宕，有挑剔，有襯貼，恰如飛來一峯轉問處，加然則二字，豈真或人有此分曉，自是孟文鼓舞抑揚之妙，三箇如彼字，亦下得好。

文王之德，一段

凡三轉。

文王何可當一段，凡四轉。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

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

賢？』曾西艱^音然不悅^音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

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

「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

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入以齊王意，用本色語。

應以齊王。且王者四句振起。應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段。

應章首功字時字結。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說管晏處，不言己之不爲管晏，借喉出氣，而已之不爲管晏自見。說文王處，不言文王，只言商之難失，而文王之難王自見。說王齊處，不

言己之如何王齊，只言今時齊王之易，而王齊反手之故自見。可見好文字，都是從圈子外得來，然要先識得箇大圈，方可跳出圈子外也。不然，欲作行空文字，不得下手處。

此篇極善打勢，前以管晏功烈之陋，打起以齊王反手之勢；後以文王之難，打起今時則易之勢，乘勢而往，則不費氣力，而光豔自生。

文字圓則難起峯，此篇筆筆圓，筆筆有峯，縱橫跌宕，而巖巖之性固在。

齊人有言一節，是前後過文，乘勢是橫說，待時是縱說，前段論文王時勢，先縱說，後橫說，後段論齊時勢，先橫說，後縱說，是文法變換處。

賢聖之君六七作，伏王者不作案；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伏樵悴虐政案；尺地莫非其有，伏齊有其地案；一民莫非其臣，伏齊有其民案；氣格浩蕩，而埋伏照應，卻甚精明。

於議論中，插入齊人有言曰：孔子曰二節，大得抵巇之道；非此則文氣太平滿，少崎嶇。

武丁已見上文，又用武丁朝諸侯二句，重起一項，如衝風之衰而復振；此等筆路，著意摹之。

曰若是是一轉。
曰不動心是一轉。
以上是不挫於人。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鄉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有管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

量敵後進三句，
是譏別人，
令豈能爲二句，
是自言。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云
云是三轉

既曰志至，是四
轉。

敢問夫子惡乎
長，五轉。
敢問何謂浩然
之氣，六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暴其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引喻先提一句，
莊子多此法。

養氣段竟以助

苗長收局，格超

氣透。

何爲知言，七轉。

宰我子貢，八轉。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攬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攬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昔者竊聞之，九轉。

伯夷伊尹何如十轉。

伯夷伊尹於孔子十一轉，然則有同與十二轉，敢問其所以異十三轉。
將說到願以孔子文著皆古聖人，吾未能行二句，特用逆筆打顛。孔子以下，將說到孔子異。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體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於羣聖，從同說到異，復從異轉出同，特用逆筆打勢。以下借映出氣，奔逸絕塵。宰我段，借賓形，主字貫有若二段，空中打勢，總無一字黏皮帶骨。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篇分三大段看：自起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論不動心之道，是第一段。借告子與己伴說，告子是影，黜舍是影外之影，請來影告子，又請出曾子，子夏來影黜舍；然說到曾子，子夏，又不知不覺，漸漸影上身來，其曲折之趣，迴合之情，真真不可思議。

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必從吾言矣，以告子之學與己對勘，是第二段。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伏知言案，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伏養氣案，至寫自己養氣處，明明插入告子外義，又借影助長一段。字字打到告子上去，說知言處，全不把好邊講，單著設淫邪遁生心害政等語，又字字打到告子上去，玲瓏映徹，通身是眼。

宰我、子貢以下至末，推原知言養氣之學，從願學孔子來，是第三段。卻概用借賓形主文法，先以孔子不自居聖作一折，次以姑舍聖門諸子作一折，又次以夷、尹不同道作一折，然後從論列三聖中，跌出願學孔子來。來路何等曲折，既出願學孔子，掃去下願學二字，不題，單以孔子空翻，作一大波瀾。初以孔子不同夷、尹作一折，次以有同作一折，然後以所以異作數段詠歎，去路何等委蛇，竟不將自己不動心知言養氣等項打轉一筆，又何高脫。

首段幻極，中段精極，末段曠極。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

首句陡起，二句突接，先王緊從上人字來。就起語作一大轉。非所以三句，刻意匠心極其瑩。

將章首人皆有
三字空翻反翻
用四箇端字逗
出擴充來加梅
花見點。
漸漸說入擴充
來諒善差勢
言盡意止處物
物欲往。

是不智也，勢稍
緩法不仁不智，
是峻承法而恥
爲矢勢稍緩法。
如恥之是峻承
法。末句硬截。

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分明談人君治天下事，卻寬寬若汎論常人者。談好邊，請出先王作榜樣。則談歹邊，理合及時王，卻只把賊其君一句，遠遠影照到君上來，何等心閒手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音音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

蘇云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閃電。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先以傷人不傷人，淺淺引入，再後喝出反求諸己一句，抖出爲仁之髓，以恍恍惚惚布勢，以直直截截收局。

忽矢人函人，忽巫匠，忽擇里，忽單提仁字，忽連說仁智禮義，忽人役，忽弓人矢人，忽將仁智禮義四字變出一箇恥字，臨了又將仁智禮義恥五字歸併一箇己字，不反己，總是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恥，總是人役，腦後一槌，死人驚起。

此篇僅二十六句，而有十三層，實說喻說，正說反說，錯綜不羈。第一層，喝一句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他人要說世無不仁之人，想不到矢人函人也，縱想到矢人函人，也不能如此下筆陡然。第二層，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只兩句分疏明白，何等簡潔。第三層，巫匠亦然，使上文無單禿，下文無徑遂之病，全賴此句。然更不用分疏，上是伸筆，此是縮筆，縮筆在文中，愈簡愈妙。第四層，故術不可不慎也，輕輕喚醒，略作一收，言盡而意不盡。第五層，引證孔子云云，正入仁字，然只說擇里，不露正意，殊飄忽有致。第六層，提仁字實講，然尊爵安宅，俱喻言點綴，了無色相。第七層，莫之禦云云，連鎖不仁不智，殊見筆力。第八層，兼承不仁不智，帶舉無禮無義，至日之爲人役，幾於毒呵痛斥，然語勢撇截，筆無停留。第九層，忙接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忽與章首矢人函人映射，似此飛翔之勢，迴合之情，真仙筆也。第十層，如恥之莫如爲仁，振起文勢，躍出正旨，截然挺然。第十一層，仁者如射云云，以反求諸己，實闡爲仁要指，收束全局，有千鈞力，而其妙處，在仍將射字助色，倒照弓人矢人，又照到矢

託疾以辭，隱示以不可召意。

亦未嘗以託疾本意。

孟子託疾之意愈顯。

王之敬子二句，爲下辯駁開端，語有關鍵，折一筆。

人函人，眞眞臨去秋波。總而論之：本說仁，先說不仁，又說不智，又說無禮無義，錯錯紛紛，日光欲眩；而只就射上一路話，頭借影，若有意若無意，離合俱化，全以神行。老蘇所謂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者，此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破未見敬王句。
父召無諾是實，
君命召是主。

蘇云：孟子乃不
可召之臣，齊王
召之，所以不去，
引三達尊見不
可召意。
此言尊德正應
楚尊。

蘇云：結語似翻
翻欲舞。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景子纔開口，孟子早已知他有將朝不果一段事橫其胸中，卻

若爲不喻其意也者，只接他一箇敬字，自發出一段說話，不管與他機鋒對針不對針，得此數行文字，便覺千頃烟波，收攬不盡。禮曰以下，發問本意，已自顯然，孟子只是閒閒發付，話頭雖長，一概遠神遠體，先引曾子語稱述一番，發明一番，次把大有爲之君起一大勢，次引湯桓一證，次將今天下影照一步，復把湯桓提起，單用管仲二句作波，全不於朝不朝上置一語，水月鏡花，可玩不可卽。

景子曉得君臣，卻不曉得有大有爲之君所不召之臣，說到此，應使世人大開眼界。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蘇云：事已在前，只用喻說入云，此喻切當不待詳說，而人已悟之矣。

爲王誦之句，括上三節省卻多字筆墨，此是撮記法，亦議中夾敘法。

二語老辣。

語有波瀾。

峭壁層巒，驚濤怒浪，觀者自是魂動。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通篇都是賓位，只爲王誦之一句是主。將上面許多說話，縮作四字，而許多說話又原自在，不曾少卻一字，真鏡花水月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仕音師，則可以

末句正與未也相應。

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一篇文字，都是無中生有，前段答沈同，就切沈同身上生情，引而近之之勢也。後段答或問，無端說到殺人，又無端說到士師可殺人，推而遠之之勢也。前段取譬透切，後段淋漓奇崛，字字欲舞。

以知形起不知兩路攻擊。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

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

要言不煩。

一浪歷一浪。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此篇佳境，全在文外餘地。看陳賈與王冷地打疊一番，細雨微波，烟光可掬，至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答已竟，突出古之君子一段，風濤怒發，勢欲拍天，且就周公上便射著陳賈，鬼斧神工，不可思議。

一句一轉，詞令妙品。
八箇字曲折淒婉。

二句發得簡潔。

蘇云：長于喻者，辭不迫而意獨至。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善，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但解龍斷二字，
正意已躍躍言
外。

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孤情絕照。

心事不曾說出一字，言在言外，格在格外，味在味外。

章法奇甚，真如草蛇灰線，若斷若續，膠青鹽味，若卽若離。

季孫段，看其敍斷夾行，古之爲市下，看其開合相迫。

欲談其去，先談
其來，於來上文
分識不識兩層，
詞鋒斐然。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豈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

懷形於辭意之
表，整而不整，亂
而不亂，纏綿懇
惻，離騷似之。

三段立案，擡力
各在頭句，而開
章一句，尤爲通
篇挈領。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從予說到王，從王說到予。反反覆覆，只是一句，如有千句萬句，就是千句萬句，只是一句，所以爲情之至，所以爲文之至。

空空說箇王庶幾改之，王如用予，當日去齊之故，總不會說出，惟不說出其故，所以千迴萬轉，愈有得說，愈有得想。

滕文公篇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鍾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

三句三聖人字
有題。

此下八往返，齊
整中不齊整，
齊整中齊整。

緊承翻出四句，
急中緩緩中急。

上已截住又起。

三何字。

二句一篇眼目。

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曰：「否。」「許子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甗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

七句空翻，不出大人小人字面。

舜、禹、益、稷、皋、陶、或串講或單提。

復行到卷下，此轉有奇勞。

員上二段。

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王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

引孔語一段，文
境愈開，文氣愈
警。

三段通作一段。
未聞變於夷下，
應以陳相不善
變接上，乃復開
出三段，先點出
良之賢，次點出
相之倍，次引證
孔門之義，然後
以今也南蠻句，
遙接變夷句，具
大開合。

三段通作一段。

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
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
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
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
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
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
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
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

別生一意作結，是波外波。

數局三句，本從偏位中來，卻關鎖得一篇起。

舒是懲。」周公方且磨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篇有二意，一關並耕，一關變夷。關並耕段，以堯舜爲主，禹益稷契助之。關變夷段，以孔子爲主，周公曾子助之。凡鋪張處，皆實境也；其運旋處，則虛境也。大約虛實相間，敘事夾議論體，須於實處看其氣色，於虛處看其筋絡；其氣色之榮華，筋絡之遒勁，兩擅其勝；又須於一虛一實相間處，看其局陣之變化。

倒詰陳相一段，烟雨迷離，咫尺千山，中幅雲裏帝城，聳人瞻仰；

用夏變夷以下，夕陽樵笛，雨後烟村，別是一種風味。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

引證突兀。

志士不忘，二句，

有怪松倒出之勢。

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爲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數句淋漓盡致。

御者且羞與射

者比，只一句轉

過頓，故作收戲

弄烟波。

一引一斷，再引再斷，敘事夾議論體也。參差出入，結陣玲瓏。

前云枉尋直尺，權且寬一步；後云枉己未有能直人，著實緊一步。然尤妙在先放寬一步，此文家一大作用也。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一何哉，一何也，冷詰問，使人通身汗下，再加且子過矣一振，異樣警策。

虞人段，突述其語，後點孔子以推原其意，妙在倒。王良段，用雙關文法細敘，妙在曲。

宜若可爲也，亦可爲與，弗爲也，數箇爲字相應。

篇多婉語，用剛筆掉尾，故自聳拔。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只言驗意，而正
意自明妙。

蘇云：「段從上
折入本意，欲字
從上願字生來，
惡字從上賤字
生來，以欲字引
起惡字。」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文字要精采煥發，妙在打勢，此篇本明難仕，卻把急於仕痛講大半篇，全以逆筆打勢，本意便透露。

前半大戰一場，兩下都是假殺。丈夫生以下方入正講，卻以遊戲出之，了無戰色。

蘇云：轉換如走丸。

蘇云：至此難倒用志字倒而復起，似溪迴路轉，絕處逢生。

此轉活極靈極更活更靈。

說足弔凡數十言，說載質寥寥數語，見文字伸縮之妙。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以食字立論，從來經書中一新題目，辨難往來，皆劍鋒上事。

前半用雙關文法翻去，正講只三五句而已。後半於意盡言斷處，忽生一志字，另抽新機，脫盡色相，結句尤爲花光月影，把握不定。

蘇云：此喻從語
事略不貫串，而
文章灑然，此最
妙於喻者。
子謂薛居州遙
接。空翻二段。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前輩云：文章要理順詞明，無過一正一反。此語極平淺，卻得真實受用。若引而伸之，具有無窮變化。如此篇，先喻後正，總不離一正一反，然兩正兩反，落落開說，不著一語關合，自是奇格。

蘇云：婉切。

先揚後抑。

拈出蚘字。
夫蚘句提起。

此節伏下以妻
即食以於陵則
居。

此節伏下以母
則不食以兄之
室則弗居。
蘇云：四句斷仲
子之罪。
蘇云：冷語反收。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夫蚘，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醜醜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居食二字來，便接居食二字翻到底，文機爽快。

兩人各爲仲子寫影，俱有躍躍欲生處。後一幅纔加兩筆，便覺前一幅直是畫皮，所謂加兩筆者，兄母二字也。

蚓操夷築夷樹等語，得未曾有。

此一篇，仲子傳也。實錄只仲子齊之世家一節，前半設爲問答，皆空中游戲語，一結又謹嚴，又游戲，天機爛漫文字。

以居食二字爲眼目，段段不放過，似唐、宋以來文式，而奇特處，終不可到。

辟兄離母四字，是一篇骨子。妙在第三段中，漏出一妻字作引綫，此埋伏神手。

離婁篇

亂翻下去。

蘇云：承上翻說。

蘇云：再提起。

轉得捷。
仁不仁並提，單就不仁邊翻下。

上無道揆節，就翻下去，國之所存一句，略收權放寬留與字於後。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

兩箇猶沓沓也，
弄開鼓餘，大是
得趣。

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倏而議論，倏而援引，轉換過接，隨其興會所至。尤妙在隨興轉換之中，各段巖巖而出。

有作兩截文字看者，以可謂智乎分界，上截思古，下截傷今，思古處奔放以激昂，傷今處淋漓以淒切。又上截以行仁政不行仁政，二意間插出入，勢如跋山涉水；下截以責君責臣二意分路馳驅，勢如雲蒸霞蔚。此等文字，初讀則渾成一氣，再讀三讀，則滅沒萬狀。

有作四段文字看者，四段各用故曰字束之。行中有止，員中有方，亂中有整，故能使人讀之而動，讀之而靜。動靜者，文字之精魂，亦讀文字者之精魂也。

開口以古興今，言堯舜亦只與今人平等。不行仁政，則堯舜是

今人遵先王之法，則今人是堯舜。壓倒堯舜，激勵今人，筆興勃勃，如狂風驟雨。聖人既竭段，直推到上古創法聖人，此進一步語也。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高聲一呼，叫起下半篇文字，播惡於衆，下文急以上下朝野君子小人疏明衆字。國之所存者幸也，下文急以非國之災非國之害一段影得明白。喪無日矣，打起責望臣子一段，下文急以天之方蹶緊緊接去。一路馬跡蛛絲，灰線草蛇，一篇上好壓面文字。

一派反筆側筆，駕空飛行，單放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句，屹然獨立，如海中一柱。

無數不字，花蝶相亂。

以離婁、公輸、師曠發端，到中段併規矩六律等項，都打入聖人身上去，變幻如夏雲。

堯、舜以仁政平治天下，尙是中古遵法之人，非創制立法者。揭出聖人二字，直駕出堯、舜二字之上，文勢亦欲拍天而上，此是篇中第一最高浪頭。

徐揚貢論枕中書云：翻法之變，不可勝窮。老泉批首節云：亂翻下去者，翻法之絕靈者也。謂上無所承，劈空翻下，正喻並舉，若無倫次，故謂之亂。批上無道揆節就翻下去者，謂就上翻下去，與亂翻下去者不同也。聖人既竭段，批云再提起，提起者，謂懸空提筆而起。文家第一最要訣也。尋常人絕不解提法，但勉強起一頭，便謂之提，其實能提得起者，十不能一二。所以多成扶牆靠壁文字，爲其氣怯而力綿也。再提起者，謂上文曾經說過幾番，此意幾懈，再著一筆，陡然提起。此提法更有精神，爲高二句批云：襯上，襯法，如衣之有襯也，謂恐其單薄再襯起也。凡文法，單則薄，襯則濃，或引喻，或引事，或引

語，皆觀法也。此段話說甚佳。

議論援引，相間成文。或議論中插援引，或援引中插議論，雖亂流而濟，卻紀律森然。詳其竅度，大略抵巇法也。先輩極言抵巇之法，文章與府，得其解者，能斷能續，能出能沒，能反能覆，能亂能錯。何謂抵巇，抵擊實也，巇，罅隙也。又如兩山之中，一水出焉，兩水之中，一山出焉，皆抵巇之勢也。古文中慣用此法者，孟子而外，莊周、司馬遷也。

規矩方員，是比興也。

二者句承上生下。

分問堯舜字活翻。

分甚不甚兩層有波瀾。

名之曰幽厲句，凜凜動人。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息約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引證詩句，語有波瀾。

起處用逆，下申言處用順。

不重景公，顧無道之天，只重文王能回有道之天，如恥之一句，爲一章轉捩。

引文王事作證，引孔子言釋詩入時事，引詩證喻意，而正意自明。

正說堯舜，忽說到幽厲，轉境甚險。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泥呂切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議論夾引證，論中出論，證中生證，錯綜變幻，絳雲在霄。

首句虛起，次二句實寫四五句反收，應上語意聲動。
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點出自取以起下，自侮自毀自伐，真有蜻蜓點水之妙，引書證自取意。

師文王暗說，點破仁字明說。先暗後明，文章含吐之道。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正意先說在前，文氣激烈，自孺子歌以下，疊疊咏歎，凡波瀾四層，急發緩收，文章妙格。

文有一步緊一步者，亦有一步寬一步者。一步緊一步，則有精力；一步寬一步，則饒風態。如此篇開口一句不仁者可與言哉，何等嚴緊，忽轉一句云：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死中求活，更

爲得勢。

不仁字面，起段兩見，以後更不復出。凡文字，有丟開不照管者，定屬高手。

虛領起仁字。

一喻未了，又生一喻，前喻民上，生後喻君上，生用倒勢。

入時事，精神鼓舞。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鷙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以仁字作骨，斷續出沒，草裏蛇眠。

就下走壙，毆魚毆爵，七年病，三年艾，風藻滿把。

以富國引起善戰。

率土地而食人肉奇語。

罪不容於死，一句住。

四句平說。

四句串說，側重守身。

無端及此，全是天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發端奇，入題奇，洗發奇，斷制奇，波瀾奇。最奇尤在況於爲之強戰一句，矯健異常。

欲說強，先說富，似比似興，頓挫優柔。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蘇云：一句結。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前半反覆覆，凡三層，開合盡致。後半請出曾子，不言守身而守身已躍然。水月鏡花，誰與共賞？

起三層，前後合璧，中間串珠，又是一格。養曾督兩段似將沒緊沒要事，瑣瑣細敍，卻又不是沒緊要。太史公嘗竊其法，敍完總斷兩句，先斷曾元，後斷曾子，此倒捲也。結句另起一頭，不局定上文，所包者遠。

前半議論，後半敍事，若忽然各自成片，布格甚奇。突入曾子，來路奇，不打轉守身，去路奇。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

第一筆第二筆
空中一筆第三
筆倒插梅花

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第一筆云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不知說何處話。第二筆云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又不知說何處話。至第三筆惟舜爲然，纔倒跌出，此起法之絕奇者。末說到天下化，天下定，只是了得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一句。留下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一句撇在言外，不曾說出，結法之絕奇者。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大論創獲，文章至此，方可言闕中肆外。

不得乎親四句，作空翻看，更覺煙波無盡。於上文又有脫卸，於下文又見跌宕。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

羿有罪，一句意盡。

公明儀曰：往反作波。

陡然而來。

追我者誰，不說出。

吾生矣，不說出。

其取友必端，更不說盡。

陡然而住。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兩段一形一影，若斷若續，若開若合，而精神緊緊注射，不消添設一語。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一篇大意，在此三句洩出，

羚羊挂角，無迹可尋。

每以逆筆作勢，極善頓挫。凡文章能用逆筆，則勢自險。何謂逆筆，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如此等句，皆逆筆也。最妙者到盡頭，猶著今日之事一轉，活裏死，死裏活，尤爲險絕。

敘子濯孺子一段，瑣瑣細細，愈多愈妙。太史公嘗竊其法。

孟子曰：以下三筆三轉，擒而復縱，縱而復擒，以相背句見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

蘇云：忽然起波。

君子有終身之憂二句，繳上就滾下去，又分憂患作二段，滾下，又就繳上。

結句洒然欲飛。

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單句提起，次變走馬三疊，次變一滾三疊，如黃河之水，自積石龍門一決而下，波浪澎湃，觀者駭愕。三自反寫竟，已是百尺竿頭，又轉出憂患二字，分作兩段，寫其未盡之意，不痛快淋漓不已。突入大舜，尤爲天外飛來。

欲言橫逆，先言恆愛恆敬，頓挫有勢。欲言如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先言無一朝之患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又頓挫有勢。

禹思天下，雙來
單受。
禹稷顏子，單來
雙受。
今有同室，正來
喻接。
只用是以句，表
出禹稷心事，顏
子已瞭然，更不
必說。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凡五層：一層立案，二層斷制，三層寫意，四層重斷，五層譬喻。首尾四層，都是排體，中間單插禹思天下一段，摹寫禹、稷心事，藏卻顏子一邊不說。而說顏子處，就寄在說禹、稷裏面，躍躍逗出，半面美人，臨鏡獨舞。

所重在顏子，常手作文，定於所重處著力，高手作文，往往於所重處，半含半吐，甚則不欲一字觸著。如此篇，所謂不欲一字觸著者

也。

本意講完，突出同室一段，文外煙波，蕩人精魂。

上二節敘事，末節論斷，上節兩先生已爲師字伏案，次節彼字君字已爲臣字伏案。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初音}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偁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與禹、稷章參看，禹、稷章奇格，此正格。前兩段敘事，是太史公合傳。末段斷制，是太史公論贊。雖滅沒不逮禹稷篇，而伸縮變化，具見體裁。留之一字，文訣也。看他二段敘事，都不說出所以然。

四語疊見，只隔六字，然不覺冗澹，是其運筆妙處。

三字前意，俱在卻不覺略。

轉作斷語，簡潔，韓柳諸傳多用此。

此篇佳處，在武城段點染許多沒要沒緊閒情冷景。其最佳處，尤在沈猶行一段謎語。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讎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前段本是譬喻，化在正講；末段本是正講，化作斷詞；移賓作主，移主作賓，其格甚靈。

而良人未之知也，由君子觀之，二句呼應有神。

今若此以下，如劍拔弩張，鳳翔龍躍，而良人未之知也一轉，尤覺神乎其神。

萬章篇

曲折辯難。

木要原舜意，卻解公明高意，水月鏡花，帝使其子云云，陡接天下之士云云，拱繞注。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

反復重疊，愈不
厭如跳層櫓，但
見蒼翠。

精得悠然。

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何爲其號泣也，則吾不知也，是非爾所知也，於我何哉，只此發端處，幾重謎語，已自煙波撩人。當日歷山一泣，不但天下後世人不能代爲之解，在舜當日原自不能知，不能解，惟其不能知，不能解，所以爲怨慕。不但往田之日，是箇怨慕，直至有天下爲天子之日，總是這箇怨慕。窮天罄地，極古今來人情世態，左磨右勘，總形容這箇怨慕不出。一部離騷，從此結胎。

怨慕二字，豎起一題，可謂沈鬱之至。迺其行文，卻運得如許壯麗，如許飛舞，豈非神筆。

曰帝，曰天下之士，曰人之所欲，曰人少，都是起照。曰帝使其子云云，曰帝將胥天下而遷之，曰人悅之好色富貴，都是起用。照用雙影，宜乎有神有色，有氣有勢。

人字是一篇丹頭，本說舜，卻說人，人字層見，養出大孝終身慕父母一句來。

須看其陡開陡合處，凡四開四合，俱開得極闊，收得極緊。然則舜怨乎，來路本緊，接以長息問於公明高，開得何等闊。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收得何等緊，接以帝使其子云云，開得何等闊。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收得何等緊，接以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開得何等闊。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收得何等緊，接以人少云云，

開得何等關。結以大孝終身慕父母，收得何等緊。

通篇駕空飛行，不下一實筆。

如何爲怨慕，孟子說不出，託之公明高，公明高說不出，又費孟子重譯一番，此何等樣筆法。但粗淺言之，則代法也。孟子公明高意中語，借公明高代舜意中語，婉轉玲瓏，七穿八透，真是無上神品。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段，陡現神通，光怪陸離，篇中之獨拔也。如窮人無所歸，已自截斷，下文天下之士云云，起頂開說，不安不順父母句，突下四箇不足解憂，直是天馬行空。到惟順於父母句，方始跌破，梅花倒插，此種筆路，極是迷人，又極動人。

人少段，又變出一層波瀾，上分開，此分架。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信斯言也，句，有頓挫。
一句陡徹大奇，下起議論。

帝之妻舜而不
告亦奇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問舜之不告而娶，可也。妻舜不告一問，豈不詫異。開章說娶妻，不幾句忽轉一局，不是說娶妻，豈不詫異。完廩段，生峭絕倫，使人耳目一易。生魚段，字字飛動，又使人耳目一易，如異山異水，煙雲徑路，無一不異。此種異文，使人讀之，脫書卷氣。

一不告而娶，一象喜亦喜，截然兩開，氣脈自貫，與思狂十章同格。

完廩段，問繁答簡，生魚段，問簡答繁。

生魚一引，與本事絕不相倫，所以爲奇。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就此二句，又生

一折。

結上生下。

仁人句絕，下文

筆杪流煙。

富貴句絕，下文
筆抄流煙。

故謂句絕，下文
筆抄流煙。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封之也。或曰放焉，七字爲句，折腰體也。本是一套無兩事，萬章卻分出兩箇問頭，孟子只是歸到親愛一路，正惟一箇要分作兩路，一箇要併做一路，而文之滅沒奇崛，遂從此生。

萬章前一問，內藏兩案，均一不仁，而或誅或封，一案也。有庠奚罪，又一案也。孟子只把封弟一著說明，留下有庠奚罪一案不說。問之所有，答之所無。後一問只是一箇放字，孟子既把放字辨明，急用雖然一轉，仍繳到親愛上去，且源源而來，常常而見，一段話頭，又是

補前意所不到，問之所無，答之所有。

有庫之人奚罪焉，於前段遙遙一呼，豈得暴彼民哉，於後段遙遙一應，斷續滅沒，灰線草蛇。

仁人固如是乎，上意已完，加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二句；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上意已完，加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三句，故謂之放，上意已完，加豈得暴彼民哉一句，都是餘波蕩漾。

蘇云：引語以明事，舜南面而立，接得陡。

文勢先合，急辨堯遺下瞽瞍又生一折。

蘇云：引經以辨疑。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

蘇云：引經以明事。
蘇云：引經以決疑。

孝子之至四句，
談論到此上題。

此引詩書，係音
解。

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雄辨確據，錯落紛披，直至滿盤掃空，令人人口塞。末忽將起段，抽出一句放活，所謂棋無盡殺，看到此令人欲飛。

辨臣堯處，開口急將堯老舜攝一句送過，然後從容引書引孔

翻新出奇。

將字字換他命
字妙。

以上泛論。

繳應起處。

子語，印證舜攝二字。辨臣瞽瞍處，且不提起孝子事親事，儘興將讀詩之法，縱論一番，極其痛快，然後收迴本旨。一先實後虛，一先虛後實，雄辨之中，節以閒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應天字。

又正微天字。

又反微天字。

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立案，仍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了案，此正文也。舜相堯以下，則文外波瀾也，正文中，許多層折，卻清空一氣，了無指實。而當年情事，盡留在波瀾中，點染顏色，虛虛實實，布格靈變。

前半隨問隨答，層層折折，煙波縹渺。舜相堯以下，敍一兩句，隨斷一兩句，蕭蕭疏疏，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別是一種風致。

天子能薦人於天一段，勢如天馬行空，是此篇大開局處。

第四轉中，只明第三轉語，此近鎖也。第五轉中，又倒明第一轉語，此遠鎖也。

舜相堯一轉，水窮雲起，別轉出一段議論，是問目所未及，而居堯之宮，忽作反勢一掉，矯矯如舞鶴之盤空。

天與賢四句閉局。

此言天與賢之事。

此言天與子之事。

此言天子開說。

復疊二句。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

唱歎得神。

明言天不與益。

明言天不廢啓。

只以孔子語結
更高。

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前半以舜、禹之有天下形益，後半以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形益，前半尙遊方之內，後半全是遊方之外，插入仲尼尤爲天外一峯。

天與賢四句開局，至皆天也四句了案，此正文也。匹夫以下五段，則文外波瀾也。大概兩轉局，與與舜篇同。但前篇前虛後實，此篇前實後虛，各具一勢。

本論禹、益、忽及朱、均、忽及仲尼、忽及桀、紂、忽及伊尹、周公、忽總收起益、伊尹、周公、忽將唐、虞、夏、殷、周一併收起、忽伸忽縮、忽分忽合、其鬼神於文者乎。

丹朱一段，以舜、禹、益反覆較論，極錯綜穿插之勢。且文情酣暢，更無贅義，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已了上案，匹夫一轉，絕處逢生，自此以下，若斷若續，愈出愈奇。

蘇云：一句起下，分兩意承。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

語帶飄揚。

一排三句。

從天生民說起，
倒折上身來，使
得勢，結用反掉
又得勢。

句法跌宕。

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

以堯舜二字，豎起一題，就把堯舜二字，直貫到底；每一轉幻出一境，
百萬樓閣，憑空飛來。

若質言之，只是湯三往聘，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兩句便
了，此把就湯一句，立定骨子。此句以上，俱在題前布勢。此句以下，全

是文外戲弄煙波，神龍威鳳，把捉不得。

總是借伊尹發明吾輩出處鄭重耳，不必伊尹當年有其事，有其語，古人著書，往往借題寫意。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是虛接法，聖人之行不同也，又是虛接法。此虛接法，最是文家三昧。虛接者，上下文皆實境，中間用幾筆作虛渡勢，作家得之，使讀者一唱三歎，流連往復而不能已。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之下，分明可接入未聞有割烹要湯之事矣。蓋上下文情緊相接應，已如磁針相引，乃卻多轉幾筆，然後折入未聞割烹句，故謂之虛接法。比如主司城貞子下，儘可接入若孔子句，偏於氣脈緊相湊合處，忽插吾聞觀近臣二句。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蘇云：一折。

撥命字。

蘇云：對承。

蘇云：又一折。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於衛主顏讐由，一句了當，突地風波。就手又起二證，一以不主彌子證，一以主司城貞子證。而癰疽瘠環不待奏刀，已自砉然，可見好文字，多是離燈取影。

引顏讐由，引彌子，就以衛事辨衛事，絕妙機鋒，不離本色。不悅魯衛一轉，奇峯飛來，篇中獨拔。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

原敘法。

知虞公云云，接

法緊。

惡虞立論。

一句一轉。

凡四點智字，兩

點賢字，極錯綜

變化之妙，直如

團花簇錦，令人

滿目迷離，千古

奇觀。

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不於要秦穆置辨，只以去虞霸秦兩節事，反覆低徊，看來孔子所主篇，一味起照，此篇兼起照起用，孔子所主篇，在題左題右著筆，此篇在題前題後著筆，總無一句墮窠臼中，合看二篇，文章之事，思過半矣。

晉人假道一段，去本問絕遠，卻漸說向本事來，正在有意無意

不卽不離之閒，因悟絕不相干故事，一經妙手，皆成作料。絕無考據題目，一味白戰，皆可撰出一篇妙文，天下原自無枯題也。

所辨者干秦穆也，錯綜紛披，幻出六層文字。首層急點出此意，下數層俱淺放過，第六層又急點出，蜻蜓點水，或著或不著，尤須於淺放過處，看其戲弄煙波。

百態橫生，使人心口無主，察其文情，只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生出，可見縹渺恍惚文字，不是一味用意思人，可以邀倖一筆。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此節暗伏簡任字。

此節暗伏簡和字。

此節收處再加孔子也一結便合三聖不足語此意。

此節以樂喻。

此節以射喻。

結處頗有鏡花水月之觀。

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差汗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前以三聖人影孔子，借照於人。後以樂與射影孔子，借照於物。多方形容，宛然形容不出，此爲妙於形容。

四聖人平列四案，各以一字斷之。再提起孔子特說，不復繳出三聖人，而隱隱隆隆，總在裏許。從來孔子贊，此爲第一，曰神奇，宰我次之，曰簡老，子貢又次之，曰正大，有若又次之，曰恣肆，又次則太史公世家贊，曰淡遠，中庸祖述篇又其次矣，曰奇在一結。

只不挾貴一條，
生出二條襯貼。

三人子忘，既酒
之極。

語有風韻。

此條以述語代
敘事。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一。孟獻子不挾貴。

費惠公不挾貴。

二。

晉平公不挾貴。

三。

帝而明不挾貴。

四。

蓋不敢不飽，交

勢至此一歇下

乃轉入至處。

繳應友體。

恭也，一折。

尊者賜之，二折。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斷制者，文章之殺氣也。此文起繳過遞，常帶斷制，所以骨節都響。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俱躍躍欣賞之詞。至然終於此而已矣。一折，忽然劈面打下，真是虎威叵測，龍性難馴，誰敢捋其鬚，批其鱗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

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交以道，三折。

曰不可，四折。

子以爲有王者
作五折。

又就孔子生，一
折。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交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曰：「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也。」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蘇云：整齊平正結。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總是要發明上君子行道苦心耳。不得此幾拗，則畢世寫不出，可見拗之一字，用處最大。

受交際何心也，事道也，爲之兆也，卻不一句說破，一路層層折折，翻花滾浪，恣其文情，然後從翻花滾浪中，躍出此意，以正旨寄客位，活如游龍。

此文無數轉折，卻一氣直下，合問答看，迺得其反覆激昂之勢。

娶妻非爲養也，是抵礙接法。

蘇云：對結下字，而有次第。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正意只立朝道不行一句，前面全不說出，反將爲貧而仕，疊疊恣說，意本如此，而文卻如彼。至末句一躍而出之，覺以前句句都是擊射此句，真腕下有神。

不託句，一折。

餽之句，二折。

受之何義句，三折。

固周之句，四折。
敢問其不敢五折。

餽之則受，六折。

敘事代議論。

可謂悅賢句，是

不了語。

欲養君子句七折。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曰：「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

忽又轉入前意，
烟波迴環。

堯之於舜，句八
折。

結得斬截。

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篇凡八折，自一折至五折，全用退一步法，一毫不露圭角。至第六折中，放出子思不悅一段，稍稍露出圭角，然但言魯繆公失養賢之道，不言養賢應當如何，仍是忍住一半，不欲說出。至第七折中，方說養賢之道，然只說得養賢未及尊賢，仍是忍住一半不欲說出。至第八折，不因問頭，自起一項，提出堯之於舜來，方是正論王公尊賢，將欲揚之，必固抑之，文之沈鬱頓挫者也。

前五折，說士守禮，把士壓在地下。後三折，說君尊賢，把士擡在天上，而轉換處不見痕迹，讀之但覺詭譎異常。

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到此處在他人定要露出身分來了，仍不與他決破，最是文章祕密機軸。

不識可常繼乎，只一句過到君上去，如月移花影，使人不知不覺，極是轉局妙境。

子思不悅，子思不受，上段說過，卻留下子思以爲鼎肉一段意思，於隔段中了案，可悟斷續出沒之妙。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

交勢激詰，就答語折一句語與然則治天下獨可辨且爲與句法同。

引子思爲明士不可召本色證

尤明。

每句一上一下。

千乘之君一句

峻承

孔子奚取，倒插

梅花。

文勢未絕，就中

又轉。

況乎句振起，

黏上賢人字

黏門字。

黏路字。

與不傳質，爲臣暗應。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以德位二字作主張，德字是正旨，位字是借作波瀾。然篇中起

伏抑揚，全是取位字爲主。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一抑。往役，二抑。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三抑。虞人不敢受大夫之招，庶人不敢受士之招，四抑。君命不俟駕，五抑。此五抑皆從位字上生，得此五抑，遂使一篇文字，詭譎變化，入地出天，神品神品。

文字有權有實，有縱有奪，自然上下抑揚，勢如生龍活虎。至於一篇之中，變態屢呈，此文尤爲獨步。

開章至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正文已竟；下文隨證隨解，都是文外波瀾。引子思，本色證也；引虞人，格外旁引也。本色證明，格外旁引。幻明則知其來路，幻則不知其來路矣。兩引證下，俱有重加洗發之法。子思段，就子思言下，洗發子思言下之意，不離本色。虞人段，不洗發虞人意，從孔子贊虞人言下，洗發孔子贊虞人之意，則於格外之中，又幻出格外矣。子思段，洗發子思意畢，急以而況可召與一句

鎖住。虞人段，洗發孔子意畢，且不關鎖住，再生出敢問招虞人何以一轉，則又不知幻向何處去矣。問招虞人何以，答以皮冠，亦自可了，無端添出庶人以旃三句，更說遠了，不期一筆兩筆，又就收迴本旨，兔起鶻落，杳無去路來路，而諦觀之，離而能合，斷而可接，常於此玩其空轉之妙。

老蘇批子思段本色證尤明，謂其比旁引虞人較爲明切，使後人易學耳。若論文法，虞人段奇幻飄渺，當更勝然一明須一幻，一幻須一明，二者不可缺一。

欲見賢人以下，已是餘波詠歎。孔子君命召一轉，更是水窮山盡處，又現出一水外水山外山，結句不結之結，水月鏡花，悠然無盡。

告子篇

兩層出落，有風度。

語有擒縱抑揚之致。

前四句活，末二句煞，結得斬截。

入正意宕談，人無有句急應，今夫水硬折，是豈句振起。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奪他一爲字，來換卻戕賊字，便自機鋒逼人。

爲則不順矣，只一順字，輕輕點化，意已躍如，所謂引而不發。

句法嫩柳臨風，章法亦復嫩柳臨風。

總不說破如何爲仁義，故得如許戲弄煙波，此文情所自生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主橫，孟主縱，機鋒相錯，電擊星馳。

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論性，早已落於勢了，若云此勢也，非性也，便一口說完，那得如許飛舞。

方說水無不下，就著水有不下，硬生一折，雪屋銀山，不可逼視。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獅子滾毬，不離不著，而毬中獅子，躍躍欲吐。

胸中徹極，筆下活極，徹而活，故言外有言，活而徹，故短言可當長言，無言可當有言。

閒閒詰問，總不與他說破。凡文字惟不說破，最是令人起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說道理，孟子卻不與他說道理，浪滾花翻，風無色相。

食色句，本非埋伏末段，卻似埋伏。嗜炙段，本非照應首句，卻似照應。有意無意之閒，天機湊拍。

白雪章，疏梅見點，白馬章，海棠半綻。

以上四章，告子之論，居然印泥畫沙，了無疑問。他一生不得勿求病痛，抖底畫出，然躍馬橫戈，屢敗屢進。孟之告，莊之惠也。惠與告皆郢人之質乎，其質不死，其喙長鳴。敵乎，鄰乎，壯哉！

孟子之論，就窠打劫，全不起爐作窰。

行吾敬，截住。

水窮雲起。

輾轉關合。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兩人機鋒相錯，浪滾花翻，使人目迷。

往應之曰：「在位故也。」一語已足，迺故翻出敬叔父乎一段來，分明仍是伯兄一段說話，改頭換面耳。然使人目迷心亂，不覺墮入彀中全在此。

伯兄段，機頭已斷，另換新機，文家三昧。

只此一問，便自
風發泉湧雲蒸
霞變。

乃所謂善，句法
優柔，加下二句
更覺優柔。
蘇云：波瀾
蘇云：再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仁義禮智一句
總。

應才字。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諸子說性，孟子不輕易與他說性，且與他言情言才，性，根也。情，萌芽也。才，生意也。惻隱之心八句，畫出箇萌芽來，惻隱之心仁也。以下畫出箇生意來。至末節物則秉彝等語，方逗漏到根上，一篇機軸全是用逆。

以不深入，故筆陣得以疏落擺脫，乃爾。末段幾入理窟矣，然看來孟子竟不曾著一筆，只是引詩，只是引孔子說詩，且孔子又只是以詩說詩，不曾於詩外另設一筆，理學風流，逸韻翩翩。

本是說善，卻著若夫爲不善二句，或相倍蓰二句，以不善逼出

善來，置之死地而後生。

蘇云：以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變似字，一轉精神燦然。雖有不同句反轉。欲單搶先拓開。

添出數句作波瀾。

不云至於色變文。

至於心方入本意。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贛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應聖人同類。

又以口字結。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從麤麥說起，引到凡同類上，從凡同類引到人上，到了人上，從足說起，引到口上，從口引到耳上，目上，從口耳目引到心上，抽蕉剝笋，鬆脆可愛。

同字是篇骨，卻乃從麤麥處，躍出幾箇同字來，如此伏案法，匪夷所思。

龍子段，沒緊沒要，最是襯貼佳境，看古文須著眼此等處。

聖人與我同類一提，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應，開閣極大。

虛提與我同類一句，至末方點出心之同然，極有含蓄。

故曰口之於味數句，再數一遍，似複似贅，妙有敲打，獨無所同。

然乎，所同然者何也，連用兩句虛喚，風流欲絕。

老蘇於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批徑接二字，爲上文有雖有不
同一曲，故此不嫌於徑。又下文有無數波折，故此更不嫌於徑，所謂
緩脈急受也。故龍子曰以下，又是急脈緩受，故批徑接二字於中，則
前後緩脈曲勢，俱此二字影出。自起而轉而又轉，到至於心句，如層
巒疊嶂，璩翠插天，口耳目三段，連山斷嶺，一段一變。獨口之於味段，
一往一復，峯勢紆迴。耳目兩段，一正收，一反掉，各自成勢而奇絕處，
又在故曰一束，各段至此聚齊，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到。
故蘇評云：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萬鈞。

一篇凡十四同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

首句突起，語有頓挫。兩段對說，感慨有味。

上下收放。

楷之反覆，是進一步。

苟得其養四句總。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從嘗美說到不美地步，文氣已頹矣。得是其日夜云云，一筆振起，從萌蘖之生說到濯濯地步，文氣又頹矣，又得人見其濯濯一筆振起，蕩夷之中，抑揚秀拔，非大手筆不能。

通篇之妙，全在上下收放四字，所謂雙關文法也。

前路俱是空翻，喚起一箇養字，不曾下一實筆，局陣飛舞。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九箇字，把前兩段一齊撥轉，萬類回生。劈空喻起，飄宕靈忽，如魚熊掌篇是也。此篇亦然。而逐步分截，脈路又變。第一句，從最後想起，最初無限感慨，此一句自爲一截，以其郊於大國三句爲一截，其日夜之所息三句爲一截，牛羊二句爲一截，人見其濯濯二句爲一截，凡四轉，轉轉有情。此豈山之性又一轉，此轉正呼吸首句，嘗美意挽住。凡文有轉筆，無挽筆，如形家所謂行龍不結地也，故必須挽一筆方結得住。下文急用逆勢，跌入正意，從最後之不存，想起初之尙存。雖存乎人兩句，照牛山首一句，句法變而意實對；惟意對而句不對，文情益復峭起也。此二句自爲一截，其所以放二句爲一截，插入斧斤之於木，略照上喻，以後絕不照喻，而句法似同似不同，隱隱相對。兩扇文字之活而不板者，蘇批云：兩段對說，感慨有味。又云：上下收放，上下收放者，其法也；感慨者，其味

首句提，二句入
喻。

三句略收，三音
字婉變徘徊。

專心致志，前已
提明，明提暗結，
隱括不盡。

也。感慨之味，行於上下收放之中。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兩截若關應，若不關應。首云不智，末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似向似背，活不可言。

連用二喻，已將正意洗發明白，卻著一問答語結，水月鏡花，正妙在不明。

一句喝起，便截住，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翩然而下，用三句

點撥，卽入正意。正意亦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極其飄宕。落到今夫奔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心致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下文一人其一人，兩兩相比，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全出，一處半隱半現，只寫其意。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幻情幻境，無端變現。末只一句挽轉，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隱不現。只用非然也三字虛歇，如紅日將沒，光映碧山，別有異觀。

蘇云：二段對起。

蘇云：段承分析上意。

如使人之所欲

一段反

由是則生，二句

歸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

是故所欲云云
適一步

分開三節作波。

二句一柔一剛
結。
末句反照賢者
勿喪句。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本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先以死生關頭空說大半篇，竟不知因何發議，此布勢之妙。將入萬鍾，不徑入萬鍾，以簞食豆羹一段跌起，此襯貼之妙。至萬鍾何加，已是水窮山盡處，忽生出宮室妻妾等語，另出機軸，非前半所有，此反覆敲打之妙。

義字，一篇之骨，入首兩點出，下文伏而不現，但以所欲有甚等語空翻；至萬鍾句，方再一出，下文又伏而不現，但以受不受空翻；秋

水長天，一片空明。

前半生蛇渡水，後半明霞互天，一簞食下，將行道乞人與萬鍾人攪作一團，分拆不開，機鋒利害。

篇法到一簞食換局，得之則生二句，關合上下文情；末路單拈死字，尤爲警策。

空靈幻動極矣；然其法有可指者。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如使人之所欲八句，是跌宕法。萬鍾則不辨五句，是頓挫法。鄉爲身死六句，是迴環法。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櫬，買音養其棊音棘，則爲賤場師。

蘇云：兩段引喻以後證前。

蘇云：兩段意一抑一揚結。

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狠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體有貴賤六句，正講，安於中閒。以前後八層，鼓舞筆端，編籬法也。前四層頓挫，後四層波瀾。

本爲大體說，卻將尺寸之膚兼愛兼養，虛翻一番，涵泳得趣。體有貴賤六句，直截喝破。場師三段，與他譬喻一番，商量一番，末忽挾起作一勢收，仍舊打轉兼愛兼養意，煙波迴環。

戴云：末路二語，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妙絕妙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

爾層出落，善用
誘筆。
明日之鄒以下，
有水窮雲起之
觀。

不揣其本，一引
喻。金重於羽再引

不折之折。

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翻簸玲瓏，文家清品。岑樓鈎金，連引兩喻，濯濯新拔。

於答是也何有，便當以往應之曰緊緊接上，中間數段，是先打得屋廬子胸中玲瓏，然後教以往應，最是文章頓挫妙處，亦是空中布勢處。

奚翅食重，比問意更進一步，欲取故與。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

固哉，一勾呼。

固矣夫一句應。

黏孝字結。

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一篇水窮雲起文字，結尤古怪。

物有雙則境濃，單則淡；故淡題喜濃寫，濃題喜淡寫。前段單說小弁，題之淡者也；憑空撰出越人關弓，其兄關弓，如許議論，後因小弁連及凱風，題之濃者也。便將兩項自相賓主，本色掃去，更不生枝布葉，自有長袖善舞之勢，當於此悟文家機軸。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不說出妙。

絕處逢生。

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以逐層次第吐出，故佳，若一口道破，何味。

妙在孟語仍舊圓圖，而正意寄在屋廬子口中道，頗似波瀾，似正講，鏡花水月，可玩不可卽。

屋廬子悅，或問之七箇字，似隱似現，似斷似續。

先名實，一折。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

魯繆公再折。
暗從名實更加
轉出一論具大
辨才。

王豹三折。
明快至此更有
何處下得轉語。

不知者句，虛語
宕深。

忽照上去字。
末二句有藐視
一世之概。

曰欲則有引君
欲者書法躍然。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三問三答，淳于總要侵到孟子身上，孟子總只閒閒開說，不沾上身，而巖巖氣象自見，此之謂不辨之辨。

淳于語，風發泉湧，孟語，水到渠成。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

然且不可句，陡住。
慎子勃然不悅，正與魯欲字對，針書法又躍然。

從分封說來，伏王者案。

跌起二句，作波。

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殺人以求四字，是章骨，百里不百里，俱非實話，不過借來作勢耳，鼓煽極大。

初云殃民，後云殺人，進一步語。初云教民，後云事君，亦進一步語。

天子之地至在所損益，凡三浪頭，具大縱橫。

子之道二句，截上生下。

連疊三無字，句長短參差。

陶以寡應上。

對說作結。

不千里不足云云，欲說多不得，先說少不得，絕妙機鋒。

結局三句，堂堂正正，若與前路不相綰帶，結法之最高者。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善用間法隔法，故筆陣滅沒。

意在戒重斂耳，只末一句是正位。前路一番問答，俱是假說，古人著書，布勢立格，往往如此。

先言無城郭宮室云云，轉一語云去人倫無君子，又轉一語云

況無君子，一步緊一步。

一結莊嚴，大貉小貉，大桀小桀，千古妙論。

日發，日舉，須看其下字處。

總結有力。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忽帝王，忽豪傑，忽人，忽國家，忽生死，起落跌斷，突兀離奇，讀一過，長人精神，生人氣骨。

盡心篇

蘇云引喻。

蘇云引經語。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菽粟如水，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本是經濟常談，不安聖人治天下五字於前，便自突兀，民非水火不生活一句，不知何處來。昏暮叩人之門戶一句，又不知何處來，得此數句，滿篇駘宕有神。

暗點使菽粟如火，水火之方在首，次點水火，次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格法純用逆。

昏暮叩人之門戶三句，閒處著精神。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忽登山，忽觀海，忽遊聖門，忽觀水觀瀾，忽日月，忽流水，寫得如許離奇滅沒。忽用兩句正語關鎖，爲一篇之鎮，如碣石一山，當住海口，真大觀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奇文驚鬼膽，高論破天荒，如此奇文，更何必論事論理。

尤妙在出之以莊，出之以決。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了而不了。
孟子曰云云，另

起一頭妙。不了而了。
魯君之宋，轉換古怪。
居字結，寫中著緊。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主只廣居一句，借王子影出，凡作三層段落：一層泛論，而略帶王子；二層就王子上帶出廣居；三層併王子廣居二俱不著，另換出一世界。戴云：安章頓句，莊周似之。

羚羊挂角。

章首安望見二字，此一篇遠體所從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莽_音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

是猶或紵其兄之臂，擗筆。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縱筆。

也。』

章首點一句齊宣王欲短喪，接以公孫丑，孟子問答，是小出脫，王子以下，是大出脫，讀此種文字，胎骨欲仙。

一篇檀弓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無不神肖，疑檀弓倣此而作者。欲終二語，恐王子未必能自寫出。

入王子處，先點事，後點問，筆法大妙。

波瀾甚長。

蘇云：結一句，再繳前。收句從開風興起，低徊惡事，慨慕無窮。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_{雙音}之者乎？』

一篇寫影文字，專取遠體。

不著其人言，而言其風，又不言其風，而言聞。繪花繪香，繪月繪光。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一掉，意在筆先，勢來天外。

聖人百世之師也，空中一拳，伯夷、柳下惠是也，倒插梅花；故聞一段，離燈取影，奮乎三句，兔起鶻落，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象王回顧，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怒龍掉尾。

國人字，伏案字案。
是爲馮婦一句，截住。

一揚一抑結。

『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敘馮婦事，閒冷曲至，絕不出正意，更高。

卒爲善士則之野，七字清絕。

達之於其所忍，即後充字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

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能充無穿窬下，奇峯疊見，如一林春筍，觸地而出，可謂秀絕。

充無穿窬，已峭刻，無受爾汝，又峭刻，言餽不言餽，更峭更刻，已開韓非氣脈。

仁義並舉，雙來單受，參差入妙，而筆氣又何淋漓乃爾。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伏狂狷字案後應。

一步進一步。

了思狂案。

了狂字案。

了獯字案。

絕處逢生。

蘇云：鋪張引入
鄉原。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本論狂士，卻得獯者來陪說，文情便不冷淡。無端轉入鄉原，天外飛來。卽就鄉原中急入狂獯一段，借鄉原寫狂獯，語作鄉原自寫；海影倒翻，不可名狀。過此以下，竟將鄉原直講到底，若與狂獯了不相涉；然句句講鄉原，句句是反影狂獯，真是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何以是嚶嚶段，倒文也。若順之，當云何以嚶嚶曰古之人古之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踽踽涼涼段，又倒文也。若順之，當云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行何爲踽踽涼涼。

孔子曰：過我門二十七字，是孟子引來作思狂獯波瀾，屬上文看，篇法大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突入一層新意。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妙在插入若禹、臯若伊尹若太公三筆，便如美女插花，臨池欲笑。若無此三筆，則一篇文字，有縱無橫，未免孤幹擎風。結句花光月影，不可把捉，尤是無上神品。

閱此一過，再看莊、周、馬、班自序，便是儉父頭面。凡作大文字，全要議論正，氣骨高。

孟子精華終